



子華子

上

仁 13
3
1



子華子序

浪華書房

文榮堂藏

重刻子華子序

先王之道事與辭而已求諸理

其不得已也然千載之上千載

之下何以章之乎如脉諸掌乎

非能脩西京以上諸子百家之

言六通四辟於言文以柯伐柯

門口
號 3
卷 1

子華子

序

一

則何能乎、中葉唯理為政、不知
求諸事與辭、口辨辭給、以簧鼓
一世、而於諸子百家之言、不啻
贅旒、則其於言言、非章甫於越、
亦爰居駭鐘呂者也、其所以道
不明之職由、不亦然乎、近世海

內之士、徃々知求諸事與辭、而
非以柯伐柯、則不能、亦能脩西
京以上諸子百家之言也、其千
載之上、千載之下、如眎諸掌者、
庶幾乎、洛人有圖重刻子華子
者、請校且序於余、夫子華子傾

蓋於夫子際洙泗之盛以放言
者也其事與辭鼓吹於我先王
之道者不為不多則重刻之舉
豈不善乎然梓人上木之促迫
無別本之讐校則踈漏不少獨
芻校諸二十九子品彙以正魯

魚之謬其餘可疑者標其上續
者有意於刑子木不必咎其踈
漏而亦求諸事與辭則余所校
之志而已

延享丁卯二月

石陽 浦衛興淳夫撰



子華子序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

子華子序

子華子
序
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
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
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
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
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
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
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
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

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太夫晏平仲與之爲
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
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
荅卒以不遇可爲酸鼻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劉向序

作
皆

貞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
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
三陰之正氣於風轉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
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
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
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
轉故有輪樞之象為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
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

撥
之本疑
字誤
音近
大船也
發不當
作乎

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
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
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輪
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
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為水水勝故
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
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
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不然吾
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物原上決而

成天下法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
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
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
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
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
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
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
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

音音
深深也

散而為萬殊齟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
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
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
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
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
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
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
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
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

按改疑
當作敗

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
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
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
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改酒之謂也所貴乎尊
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
曰迫斯為下矣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
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
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

按慶品
景作山

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
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
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
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
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
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
相使者形也相宦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
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
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

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
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
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
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
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
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
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岱首山
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
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

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
闢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
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
每上也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
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
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
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
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
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

作樂為是

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嶢榭懸累雖處什伯不足

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憇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

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宗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

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綴置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照。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孔子贈第二十章金匱蓋而鄭氏語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胥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

徐徐子
于皆安
也魚音
憤
宇疑當
作乎

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愉鹿，聚而麇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蠶息以相薄也，庖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戲，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

卷一

七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
 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
 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
 令不齊而俱王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
 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
 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貴怒以譌偽而
 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
 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
 權於陸而發輟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

按實疑
 莫謂景
 實

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
 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
 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
 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持幣
 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
 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
 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
 其敢逃刑以其弗吝之故而適抱薪繯之憂疾

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
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
唯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
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
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亦有職業於朝也
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
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
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
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

意北宮
子名

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
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萌於外其意
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大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
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
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反自郊聞語
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
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環於河許而
弗肯以濟授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
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

意北宮
子名

此與當
作此

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
 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
 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
 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
 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
 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
 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
 致我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島秣之
 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

司敗埋
四官名

司敗埋
二其

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焉司敗埋以為司敗
 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
 子行食於芟亭之口北宮子曰奈未有失也絕
 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
 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奈君之志
 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真
 求矣且爾一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
 陳武王韞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
 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

君玉非為係轡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
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
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與廣門之左，簡
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
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
士以兵之燭過至，岑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
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

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
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處於
所其士，處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
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
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
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
日月之升，以光觸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
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

按執事
當當作
孫生

死以真溝明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第三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此是蕪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適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莖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惛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勢如涉驚浸一則以之休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

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譚譚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

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誅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高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

亡結獄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
 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贖寤
 生克良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
 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
 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
 拜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
 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
 倫敦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
 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三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
 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
 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
 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
 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
 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
 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
 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

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唯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

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以其所以爲臣而歸。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桴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

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大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為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為賊。夫穿垣竇，發鎬鑄，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第四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

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六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壺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

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矣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聞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

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苑迎邠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唯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

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齊戒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入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類

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
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
人吾丘鳩恐焉累糴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
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
遠於夫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
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
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

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
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
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
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
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
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
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
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
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

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

是也

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慤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

斷音錄
帶爭也

慢也
何音叨

怒音
怒音

刀鋸斷斷如也而眾咎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
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僅
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惰心也造為訶謠
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
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
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于其不
測之禍臣慝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

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
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天孰能禦之抑臣
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
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
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
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
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
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輒

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李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第五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

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榱枿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嶇之區快剔之持擿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鼈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

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

率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胃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俱厯歷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故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眇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栾氏以亡昔

也 惛憂

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
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
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
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
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
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
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日唯諛佞之小夫是
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
日移其志以速厥罰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

音 解去

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
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
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
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
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開市惟利是視儉人乘
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
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
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
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

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
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度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藏忤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
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
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惴而恟疑
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
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以植立也則其
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
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

兩手而掄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
聾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
乎晏子曰駁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
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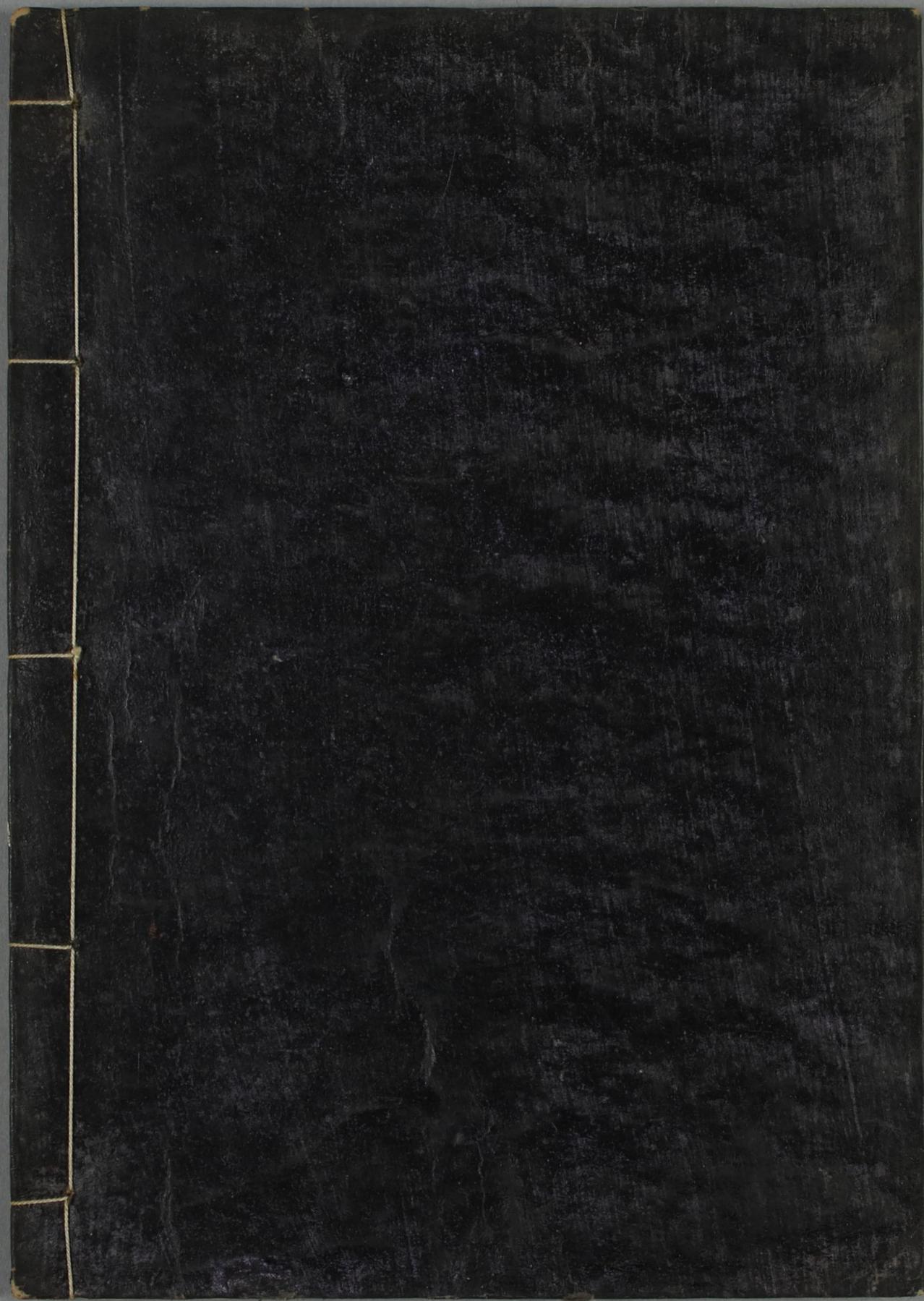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
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
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一十五宗故黃祚衍于
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
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

忘警
作七

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
田帶甲橫丘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
位列而藉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
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
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
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
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
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
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爲

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
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
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
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
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
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
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
其福矣公賔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
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行焉有末度
焉因而不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
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
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
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
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沉於營
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
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
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



浪華書房

文榮堂藏

